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杰出的前辈学者、老系主任齐森华先生仙往一年多了。他的生前好友、门生弟子相约回校,一起追怀先生事迹,编辑出版《齐森华文集》,研讨、传承先生的学术思想。

先生196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,治中国戏曲史,在中国古代文论和戏曲理论批评上卓有成就。出版于1985年的《曲论探胜》是先生的成名之作,也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研究、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经典之作。先生生前是华东师大终身教授,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,是中国著名戏曲理论家。

我1985年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就读,“中国文学史”作为核心专业课程,要上两三个学期,众多先生轮番上阵。印象中齐老师给我们上过两次课,一次他自己讲,还有一次是请当时他的硕士研究生谭帆讲的,先生坐在下面压阵评点。先生讲元明时期的戏曲。我生性笃钝,于诗词歌赋尤不善。齐老师的学问我一点没留下,直接转给上铺的林在勇君了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齐老师的尊敬,那时候我们知道齐老师是系主任。每学期的开学、结束,照例要到系里注册盖章,订火车票要想学生价、外出实习到系里开证明盖章,总能看到齐老师在几个办公室之间快速移动。他人高而瘦,短句多,浙江口音,语速快,这也使得他说话果决而更具权威性。我第一次和先生说话是大三下学期或是大四上学期。依稀记得的场景是:系办公室外的走廊上迎面走过,我和他打招呼礼貌一点。他连忙说:“雷启立,我知道的,85级的,蛮好。”

先生1984年任华东师大中文

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

——追怀齐森华先生

雷启立

系主任,1993年任华东师大文学院院长。先生主政中文系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正是中西思想交汇、中国文学风起云涌、各种流派潮流波澜壮阔的时代,丽娃河风姿绰约,夏雨岛诗意正隆。那时的华东师大就是个大码头,各种文学创作、理论批评新见迭出,各种论辩轮番上演。北京飞来的学界大佬、边陲飘来的智者骚客,马甲反穿的、风衣飘飘的,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派,比十六铺码头还热闹。还著名学者来这里更著名,还没著名的学者要来这里著名。没被拆掉的一舍是个不

夜城,中文系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此。风云跌宕的大时代,老师学生们是热闹开心了,但作为激流与漩涡中的中文系主任日子是怎么过来的,没人知道。外面风疾雨骤,齐主任像陀螺一样更快地在系里系外转,风平浪静,所有的协调折冲,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。那样的大时代,那么多大事情,没听说齐主任受到过老师和同学的责难和批评,那种智慧和气度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

很多年后,我到哈佛大学访学,在宋耀良老师的林间别墅里,师生俩躺在床上聊天,话题自然脱不了故人旧事。半夜三更的,谈到了中文系,宋老师清了下嗓子,声音忽地高了起来,说中文系的两位系主任他特别佩服:一位是徐中玉,一位是齐森华。徐先生高瞻远瞩,善于运筹大局。齐先生萧规曹随,任事勤勉细致。二人风格各异,但两届下来中文系学术水准提升很多。后

来,宋老师还特别告诉我,齐森华先生有个特点就是经常征求年轻教师的意见。他说他那时只是一个刚留校的教师,齐老师几次来单独就一个问题征询他的意见。

对待工作和同事如此,对毕业的同学也是这样。1994年,我刚调到上海知识出版社做小编辑。社里策划“中国戏曲故事丛书”,总编辑施伟达同志让我请齐先生担任主编。先生慨然允诺,组织人马确定选题编写体例,写作、编辑过程中更是亲自协调把关。丛书出来后,市场反应很好,社里照例开了5000元主编费。先生拿出2000元买书送人,剩下的3000元派人送给我。钱我当然是不能收的,但先生对学生的爱和对年轻人的提携,对编辑劳动的尊重,让我十分感动。老一辈师长的情怀和品格也让我感怀至今。

我辗转回到学校工作的时候,齐老师已经荣休。天气好的时候也会在校园里碰到。齐老师一如既往地神情气朗,忙来跑去。我担任学校领导后,第一时间请谭帆老师陪我去看望先生请益。谭老师出了我的忐忑,关心中文系发展之余,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指导。出门的时候,天下着小雨,他一定要送我们到楼下,看着我们走远才转身。2024年春节前,先生病重住在医院,我约了谭老师去六院看他。先生躺在病床上,已经不能说话。谭老师说了一些探望的话,我晃动着带给他的鲜花祝他早日康复。他和我们用眼神交流。不一会儿,眼角流下了泪水。我和谭老师心下黯然,归来路上很久没有说话。

2024年10月20日,齐森华先生在上海逝世。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缅怀先生其实也是激励自己,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,虽不能至心向往之。

小雪伊始,黄海风刺骨,咸鳊鱼上桌,香味令人垂涎三尺,老家盐城人真

有口福。幼时初夏,院角丝瓜开出黄艳艳的花时,母亲就会搬出家中那个翠绿色的老瓷坛,坛壁上浸着鱼的老卤香,纹路里藏着时光的味道。母亲要腌制鳊鱼了,那是属于家中夏天最鲜活的期待。天刚放亮,她挎上篮子去菜市场,专挑刚刚捕上来的鳊鱼。这种鳊鱼身薄如纸,银鳞闪着月光般的亮,鳃丝鲜红得像能滴出血来。她总说:“鲜鱼才能出好味,就像做人,底子得正。”

腌鳊鱼特有讲究。买回来的鳊鱼不能碰生水,母亲坐在天井里,用干净的棉布细细擦去鱼身的黏液,指尖划过鱼鳞时发出细碎的“沙沙”声,像是在和鱼说着悄悄话。腌鱼的盐也得选盐场晒的粗盐,颗粒大,带着海水的清冽。母亲会把盐倒在陶盆里,挑去杂质,再用擀面杖轻轻碾几下,让盐粒碎而不细。腌鱼时,她会在坛底均匀撒上一层盐,手像有准星似的,不多不少,刚好能薄薄地盖住坛底。接着是摆鱼,每条鱼都要鱼头朝里,鱼身侧叠,尾巴微微翘起,像一排安静卧着的银梭。母亲摆鱼时从不说活,眼神专注,生怕错开一丝缝隙,让鲜味跑了。摆完一层,再撒一

层盐,盐粒落在鱼身上,发出“簌簌”轻响,像是春天的雨落在新苗上。

最关键的是灌盐,母亲会抓一把盐,四指从鱼尾逆着鱼鳞往头部推擦,盐粒顺着鱼鳞的缝隙钻进鱼身,拇指再轻轻掀开鱼腹,把盐细细塞进腹腔。

黄海鳊鱼香

管苏清

我曾试着帮她,可刚一碰到鱼腹,母亲就拦住我:“手重了会破,得像摸棉花似的,慢慢来。”她的手粗糙,却带着温柔,仿佛那不是鱼,而是易碎的珍宝。

鱼摆满瓷坛后,母亲会撒上最后一层封口盐,再盖上一块圆形的竹帘。那竹帘竹丝细匀,透着淡淡的竹香。最后,她会搬来院角那块青灰色的压鱼石,石头表面光滑如玉。“这石头压了几十年鱼,力道刚好,既能挤出水分,又不会把鱼肉压柴。”母亲把石头轻轻放在竹帘上,像是时光被稳稳锁住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母亲每天都会去看瓷坛。她会侧耳听坛里的动静,偶尔还会揭开竹帘一角,闻闻卤香的浓度。等到一个月后,她会找来一个粗瓷盆,慢慢倒出坛里的卤汁,再按老法子重新撒盐、摆竹帘、压石头,只是这次的盐会少一些,母亲说:“这回是定味,盐多了会涩,得刚刚好。”

再往后的一个多月,母亲总会在傍晚搬出瓷坛,放在天井里通风。卤香随着晚风飘满整个院子,连路过的邻居都会笑问:“鳊鱼快好了吧?闻着就馋人。”母亲总是笑着点头:“快了快了,等好了给你家送几块尝尝。”

终于到开坛的日子,母亲慢慢挪开压鱼石,掀开竹帘。那一刻,满院的卤香瞬间炸开,金黄的鳊鱼整齐地卧在坛里,表皮像涂了一层琥珀,内里透着淡淡的粉红。母亲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条,鱼身干燥硬挺,却不发柴,用手指轻轻一按,能感觉到肉质

的细切。“你看,这才是好鳊鱼,不咸也不柴。”她的眼里闪着骄傲的光,像在展示自己最得意的作品。

母亲蒸鳊鱼,把鱼切成块,放在瓷盘里,不放过任何调料,上锅蒸一刻钟。蒸汽带着鱼香飘出来,钻进鼻腔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蒸好的鳊鱼,用筷子轻轻一夹,鱼肉就成了丝条状,松而不散。我总是不及迫不及待地夹一块放进嘴里,初尝是醇厚的咸糯,慢慢就透出甜来,那甜味不是糖的甜,是鱼肉本身的鲜甜,顺着舌尖漫到喉咙里,最后竟生出一丝微醺的感觉。

要是我不想吃饭,母亲就会做鳊鱼冬瓜汤。她把鳊鱼块洗去表面的盐粒,和切好的冬瓜一起放进砂锅里,加水烧开,再小火焖。冬瓜炖得半透明,像浸了水的白玉,浮在奶白色的汤里;鳊鱼块的边缘微微翘起,淡红的鱼肉露出来,一碰就丝丝缕缕地散开。我捧着汤碗,喝一口汤,冬瓜的清新中和了鳊鱼的咸重,暖意从胃里散开,整个人都舒爽了。母亲会坐在旁边,看着我把汤喝得干干净净,眼神里满是欣慰。

鳊鱼炖蛋是餐桌上的绝。母亲会把整条鳊鱼放在瓷盘中间,周围磕两只土鸡蛋,上锅蒸。蒸好的蛋羹嫩得像云朵,上面浮着金黄的鱼油。我总是先尝蛋,蛋里裹着鳊鱼的咸鲜,再吃鱼,鱼肉里又掺着淡淡的蛋香,蘸一点汤汁,味道层层叠叠,尽往鼻孔里钻。母亲总说:“这道菜,有海味,有家味。”

17岁参军离家那天,我发现,50岁的母亲头发又白了些。这么多年,恍若隔世,我已年过花甲,明白母亲当初腌的不只是鳊鱼。那用粗盐和时光腌出来的味道,藏在我的血脉里,无论走多远,只要一闻到那熟悉的卤香,就知道,家就在身边。



只给三日

邹海

氧合指数刚刚从悬崖边被拽回些许,家属那句话清晰地回响在耳畔:“只给三天时间……我们不插任何管……不想再让她痛苦了。”ICU里,我望着病床上意识朦胧的老人,氧气管在她鼻下输送着无声的搏斗,床单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,仿佛生命的全部动荡都被规整在这方寸之间。

三日。七十二小时。这倏然划定的界限,像一枚楔子,钉进了按部就班的诊疗流程里。于是,一切治疗都被置于一个陡峭的斜坡上,必须用无创的手段,去完成有时需要侵入性操作才能企及的效果;必须像在风暴中调整帆索,一刻不停地评估、再评估,调整、再调整。用药的时机、剂量的增减、体位的细微改变、每一次叩背吸痰的力度与节奏,都成了需要凝神屏息去完成的“精微艺术”。目标被压缩得极其尖锐:用最快的速度,找到最有效的路径,叩开通往生机的那扇门——门后,是家属给予的、最后的宽容时限。

这让我想起,我的一生似乎总是在类似的“deadline”中奔波。幼时赶着晨曦背诵课文,少年时在考试终场铃响前写下最后一个句点。后来,是与病魔通知单上的时间赛跑,与器官衰竭的进程争夺分秒。此刻,这“三日”之期,并非来自疾病的自然病程,而是源于一份沉重的爱与抉择。它迫使疾驰的脚步不得不以一种更凝练、更专注的姿态行进。人的时间,被情感、伦理、科技的利刃切割得分明又煎熬。

我俯身,检查老人的瞳孔对光反射。那微弱如风中之烛的反应,竟让我感到一丝确切的慰藉。家属选择“不插管”,并非放弃,而是将治疗的战场,从气管插管、深静脉导管的“有形战线”,转移到了对生命内在力量精心呵护与激发的“无形疆域”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刻、更艰难的托付?他们托付的,不是一堆冰冷仪器维持的代谢,而是一个尽可能少受折磨的、有尊严的转归可能。我“不放弃”,也因此必须变换姿态——从执着于“战胜”,到倾尽全力去“陪伴”这一次险峻的航行。

黄昏的光线斜射进来,给冰冷的设备镀上一层柔和的、旧金子般的色泽。护士轻声汇报着最新的血气分析结果,某个关键指标有了向好的一丝松动。我的心轻轻一颤,像紧绷的弦被拨动了一个微弱的、却真实的清音。三天,或许太短,短到来不及上演力挽狂澜的奇迹;三天,或许也足够长,长到可以让一些细微的转变更悄然发生,长到让所有该尽的心力,都找到它落下的位置。

窗外,槐树的影子已拉得很长,天色正由暖橘转向沉静的靛蓝。又一个夜晚即将来临,而属于这位老人的“三日”,正一刻不停地、滴答流过。我调了调呼吸机的参数,转身去写下一条新的医嘱。指尖触到键盘,是温的。

小康人家（中国画）

王文珏



打开人形背包,翻折头部收纳进身体,再合上背包。打开手臂零件,将拳头收进小臂。向后推移两侧肩膀,将肩膀零件卡进胸口,随着“咔”的一声,手臂与车头合为一体。再将车轮与车头侧面固定,收起脚尖并拉直双腿,两腿往后折,擎天柱瞬间变成一辆平头大卡车。

我斜靠沙发,欣赏着手里的玩具,一周工作的疲惫慢慢退去,在周五的晚上,一如变身的擎天柱,回到我自己的玩具王国。变形金刚、圣斗士、星战人偶、动漫手办依次列队,等候我这位国王的召唤。电话铃突然响了,是横炮先来召唤我了。横炮是我的玩伴,也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。他体形很胖,玩起模型来手却非常灵活,之前我都叫他大胖。

“忙什么呢?”横炮问道。“给我的擎天柱活动活动腿脚。”“你现在瘾不小啊,哈哈,跟我有得一拼。”“还不是拜你所赐,你这个胖横炮。我有些嗔怪道。我是横炮,你是空锤,哈哈,明天来我家,我新上手一款大无畏,五架飞机合体,过瘾。”“那必须去。”

挂掉电话,中学的那个早上又浮现眼前。大胖带来一个新款变形金刚,一番辗转腾挪,就把一个栩栩如生的机器人变成了架

过客的担忧 冯磊

我在大芬遇到一位书法家,五六十岁的样子。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室。玻璃门上他的简历旁边,印了行大字:“中国的书法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xx写的,另一类是其他人写的。”

我悄悄地从楼梯上去,又悄悄地从楼下。我不买东西,只是一个过客。我屡屡向大芬的人提及宋庄。内心深处希望它是一个艺术聚落而不仅仅是一个市场。

书画当然离不开市场,但是更应该有领军人物。大芬最后会因为原创而为世人所知吗?

艺术和复制,中间是有一道鸿沟的。当然,这种担忧也极有可能是杞人忧天。毕竟,艺术和艺术市场,自有它们自己的规律。

直升机,螺旋桨在手的推动下呼呼直转。起落架、驾驶舱一应俱全。再看一眼,直升机又立马变成了赛博坦星球的空锤,扛着一门大炮站在他的手心。我看得出神,早就按捺不住了,求他借我玩玩。“你小心点,别被老师没收了。”大胖有些犹豫。“放心吧,快,要上课了。”我催促道。大胖还是把玩具递给了我。我玩得太投入了,以至于班主任什么

空锤与横炮

胡善翔

时候站在我面前都没注意。直升机不出意外地躺在了班主任的抽屉里。大胖抓着我的衣服要我赔,我也很过意不去,答应赔他。

放学后,我找到一家玩具店。刚进店,我就愣住了,简直是一个机器人大战的战场。那夸张的动作、强烈的对比色,都冲击着我的视觉。在白色车头牵引的红蓝大拖车上,托着红色色块塔什、黄色甲壳虫、黑白相间的尼桑警用车,锐利的细节刻画、考究的上漆,不亚于专业车模。“小朋友,你需要什么?”营业员问。“有没有能变成直升机的玩具?”“有很多,不过我推荐你这款大师

系列的汽车,昨天刚到的。”真实的兰博基尼康塔什流线造型,塑料材质,却温润如玉。营业员接着说它的开发历史、极致比例、究极还原,看着280元的售价,我已经顾不上仅有的300元零花钱,直接买了,完全忘了要赔大胖的直升机。

没办法,第二天一大早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求班主任,在保证成绩进到班级前15后班主任才还给我。我兴奋地把跑车和直升机一起拿给大胖。“这可是我求了班主任半天才拿回来的,现在你是空锤,我是横炮,我们来对战吧。”他扫了一眼桌上的两个玩具,拿起横炮就玩了起来。“空锤给你了,你这个横炮赔给我。”说罢“嗖”一下跑了出去。“我还没怎么玩呢!快回来!”

从那以后,我就叫他横炮,他叫我空锤。我只要去他家,一定要看几眼当年的汽车人,那架直升机也一直在我组建的霸天虎大军中指挥作战。玩具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,也是我和横炮彼此连接的一部分。

十日谈

玩具总动员 责编:郭 影

它们曾经灵地跃起又落下,激起串美丽的、令人惊叹的涟漪,在时光深处留下清脆隽永的回音。请看明日本栏。